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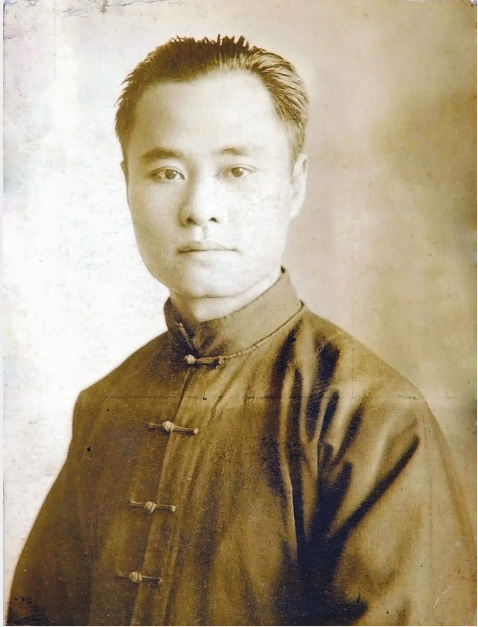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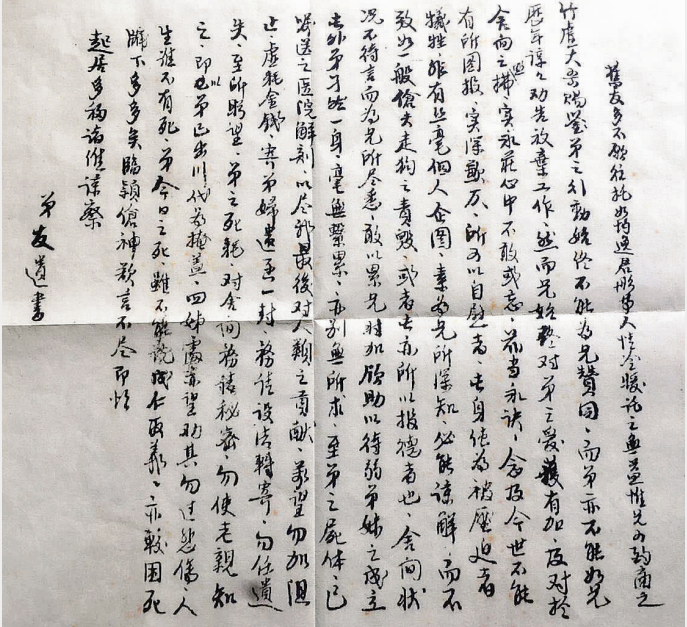
八集纪录片《珍物·革命家书》解读俞秀松、恽代英、邓中夏、陈毅、王若飞、殷夫、刘愿庵、孙晓梅等八位革命者的家书

“长跪读素书”，回望革命先烈丰富真实的内心世界

“自从被捕以后，从来没有想到你，因为实在不敢想起，想下去会令我减少勇气，我也希望你不要时刻想起我。”这是刘愿庵在狱中写给妻子的书信。重读革命者写给至亲至爱者的八封家书，重温一个个牵动人心的故事，回望一幕幕磅礴壮丽的历史画卷。

左图：刘愿庵烈士就义前写给姐夫的信，字迹中依旧透露出心平如水的气魄。

右图：刘愿庵烈士摄于临刑前。（均刘愿庵家人提供）



■本报记者 张桢希

用纸笔来写一封信的时代正在远去，如今的青年人很难体会旧时“家书抵万金”的珍贵。而近期一档纪实类节目却将情感真挚的家书与革命者的心路历程相结合，在清明到来之前，让观众在“长跪读素书”的久违深情中缅怀革命先烈。

昨天，八集纪录片《珍物·革命家书》开始在上海纪实频道播出。节目展现了俞秀松、恽代英、邓中夏、陈毅、王若飞、殷夫、刘愿庵、孙晓梅等八位革命者的家书，同时邀请专家学者、主人公后代分享写信者的心路历程，揭开信中蕴藏的动人往事与壮丽人生。

重返战火纷飞的年代，品味字里行间的深情

《珍物·革命家书》于尘封的历史中采撷八封家书。制片人陈蓁告诉记者，节目中选取的部分私密信件是首次向世人公开，那些革命者写给最亲爱的家书中，往往蕴含着一个个牵动人心的故事，一幕幕耐人寻味的历史细节。

其中，1933年邓中夏烈士写给

妻子李瑛（夏明）的家书便是代表。这封由李瑛儿媳桂琪女士提供的书信之前曾发表过，这次是第一次以手稿的形式亮相荧屏。在这封夫妻彼此互称“兄妹”的信件中藏着一段乱世中的曲折爱情。当年李瑛被捕入狱，在收到妻子入狱半年后的第一封来信后，邓中夏写下了这封信件。一开始他表达了对妻子半年来音讯全无的焦虑，之后又事无巨细地关注起妻子狱中的吃穿用度，甚至鼓励安慰妻子将监狱看做“极好的研究室”，定下心来好好学习知识。夫妻间的思念之情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洋溢于纸上。原来，邓中夏比妻子李瑛大十多岁，他不只是丈夫，更是李瑛的兄长般的革命领路人，而半年来妻子不曾来信，其实是为了保护丈夫的安全。可惜的是，在写下这封信后不久，邓中夏亦被捕并在狱中被叛徒出卖。法庭提审李瑛，让她出庭指认丈夫。这个相见却不能相认的虐心一刻竟成了夫妻俩的诀别时刻，不久后邓中夏便英勇就义，令人扼腕叹息。

都说革命者铁骨铮铮，不少家书中却能够看到英雄们内心深处的种种柔情与不舍。1930年的一天夜晚，35岁的共产党人刘愿庵在牺牲的前一夜，为爱人写下一封“来自刑场的情书”。被叛徒出卖后被捕的刘愿庵遭受酷刑但顽强不屈，唯有爱人是心中的柔软之处。他

在信中写道：“自从被捕以后，从来没有想到你，因为实在不敢想起，想下去会令我减少勇气，我也希望你不要时刻想起我。”在即将到来的死亡面前，他慷慨而镇定，甚至鼓舞爱人“不要伤痛，努力工作，我在地下有灵，时刻是望着中国革命成功，而你是这中间一个努力工作的战斗员！”

从笔尖到心头，看英雄为何起航，信仰如何乘风破浪

在这些革命者直抒胸臆的家书中，信仰的光芒从心头蔓延到笔尖纸上。不少家书中寄托着书写者的理想与初心，这种无声的力量以笔墨这一古老而隽永的方式留存下来，跨越时代，照耀当下。

“父亲，我的志愿早已决定了：我之决志进军队是由于目睹各处工人被军阀无礼的压迫，我要救中国最大多数的劳苦群众，我不能不首先打倒劳苦群众的仇敌——其实是全中国人的仇敌——便是军阀。”上世纪20年代，一位进步青年，在给父母的家书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心系苍生的崇高理想取代了嘘寒问暖和儿女情长，他写道：“做官是现在人所最羡慕最希望的，其实做官是现在最容易的事，然而中国的国事便断送在这般人的手中！”这位青年人便是中国

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俞秀松，在这封慷慨激昂的家书中，足以照见一位革命者为何起航，又是如何凭借信仰乘风破浪。

当革命理想与现世亲情相互冲突，身处乱世的个体应该如何面对。翻译作“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的左翼作家殷夫的书信中便藏着一个特殊年代中关于抉择的悲伤故事。长兄如父，幼年丧父的殷夫常年受到大哥的照顾。在殷夫逐渐意识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后，毅然与身为国民党高官的大哥决裂。他在给兄长的诀别信中写道：“你是失望了，我不但不会‘觉悟’过来，不但不会有痛苦扼住我的心胸，不但不会投降到你们的阵营中去，却正相反，我读了之后，觉得比读一篇滑稽小说还要轻松，觉得把我生命苦苦地束缚于旧世界的一条带儿，使我的理想与现实不能完全一致地溶化的压力，终于断了，终于消灭了！我还有什么不快乐呢？”

正如制片人陈蓁所说，本片想表达的，并不是决裂后的政治立场的选择，而恰恰是政治立场选择前提下，亲情的不得不割舍之痛。这才是历史的真实，也是革命者丰富的内心世界的真实。

免费开放首日接待观众6200余人次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获赠陈毅珍贵遗物

■本报记者 李婷

历经两年多的精心整修，位于南京西路325号的原跑马总会大楼重新响起了钟声。沪上唯一一座综合反映上海地方历史的博物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以下简称上历博）昨天在此全新揭幕。市民们从四面八方前来，赶在第一时间进馆参观。据统计，开馆首日，该馆共接待观众6200余人次。

6点不到，市民便赶来排队等候参观

早上8点不到，上历博门口就排起了长达几十米的队伍。家住黄浦区的张蓁芬排在第一个，早上5点零5分她就出门了，错过了早班公交，便一路步行过来，到达上历博门口时还不到六点钟。她用手机拍下了晨曦中这栋有着80多年历史的优秀建筑的美丽轮廓。“我的外婆曾住在这儿附近，曾经一直从门前经过，一路看着它从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变成上海美术馆，现在又变成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我一定要再来看看。”张蓁芬说。

市民梅先生特地带来了上世纪90年代上历博的明信片。他说，兜兜转转这么多年，上历博终于有了固定陈列馆址，不容易。“这是我们这座城市自己的博物馆，很多游客从外地来看，作为上海市民更应该来，而且要常来。”

9点一到，市民们有序地进入东楼的基本陈列展厅。这幢承载着几代上海人记忆的建筑虽几经改造，但立面与室内装饰还留有不少精美的痕迹。一楼序厅内的两尊铜狮，成为参观的焦点。它们曾摆放在上海汇丰银行大楼的门口，见证了上海的沧桑变迁。77岁的唐先生说，自己童年时



曾经在旁边玩耍，铜狮身上的每一寸凹痕他都无比熟悉。

沿着参观路线往里走，百子大礼轿、6000年前的上海文化遗存、抗美援朝陈化成督造的振远将军铜炮、《共产党宣言》的首个中文全译本等1100余件重量级文物依次亮相，为人们系统呈现上海从远古到近代6000年的历史脉络。它们中有80%为首次公开亮相，其中珍贵的一级文物多达100余件。

展厅的基本陈列还注重新媒体及视觉技术的应用，在多个区域设置了互动展项。比如一楼的多媒体互动数字展墙，可容纳30个人同时操作，展现了自古以来上海的海岸演变、市镇分布、行政区划等变迁，堪称一部上海简史。在“百年校歌”互动区，观众争相试听上海各个小学、中学、大学的校歌。就连大世界的剧院也“搬来了”，不过是袖珍版的，大幕会定时拉开，回响起老上海当时流行的沪剧、评弹等。

50余件珍贵陈毅遗物入藏上历博

开馆首日，上历博还迎来了一批特殊的观众——在开幕式上，陈毅家属向该馆捐赠了50多件珍贵文物。“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的第一任市长，他生前使用过的不少物件都与这座城市有渊源”。家属代表、陈毅之女陈珊珊如是表达了此次捐赠的初衷。她介绍说，这次捐赠的文物中，大多是陈毅和夫人张茜在上海期间使用过的，比如钢琴、钢丝录音机、收音机、唱片机等。有些则与上海有着特殊缘分，比如，陈毅担任任外交部长时，夫人张茜随他一起出访时穿的不少旗袍，便是由上海鸿翔时装公司制作的。

此次捐赠的文物中，还有两盒陈毅用过的围棋。“抗战年代，父亲经常要出去打仗，棋盒不方便携带，他便用两个袋子装围棋，一袋白棋，一袋黑棋，挂在马背上。”陈珊珊透露，此次捐赠的这两盒围

棋，是陈毅在延安期间和国际友人——米勒大夫及夫人下过的，小小围棋，见证了陈毅热爱传统文化的一面。

陈毅喜欢诗词和文章，非常重视文化方面工作。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马承源曾告诉陈珊珊，该馆初建时曾向陈毅市长征询文物收集方向，陈毅给出的建议是：青铜器。这句话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上海博物馆的馆藏特色。“对上海的建设，父亲倾注了很大的心血，所以我们很愿意把他的遗物留在这座他热爱的城市。”陈珊珊说。

为了回馈这份慷慨，上历博特意在该馆二楼推出了《陈毅与上海》文物文献展，以陈毅一生的经历为主线，叙述陈毅与上海的渊源以及他为上海城市建设与发展作出的贡献。这是该馆首批推出的四个临时展览之一，其他三个分别是：铭记初心——《共产党宣言》史料展、钟声再起——新馆馆址的前世今生、上海城市记忆馆藏油画展。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昨天正式向公众开放。陈毅元帅家属捐赠的一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陈毅与上海——陈毅同志生平图片史料展”，叙述陈毅与上海的渊源以及他为上海城市建设与发展作出的贡献。

本报记者 叶展亮摄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今年项目资助申报今启动

引领扶持文艺创作 讴歌反映新时代

本报讯 今年第一期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项目和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申报评审工作今日启动。《上海文艺创作重点选题推荐》以及相关的“申报通知”和“答申报者问”也于今天发布。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项目资助的宗旨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鼓励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努力创作更多在人民中能传之久远的精品力作，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精神文化需求。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作为上海市资助文艺创作和公益性文化活动的重要平台，通过专家评审遴选资助项目，发挥项目资助对文艺创作的激励和引领作用。今年三月修订并经市委宣传部审定的《上海文艺创作重点选题推荐》，再一次重点推荐七个方面的创作选题：一、“中国梦”主题项目；二、“爱国主义”主题项目；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项目；四、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项目；五、上海特色题材项目；六、文化“走出去”项目；七、青少年题材项目。

在今天发布的“答申报者问”中，又进一步明确了对于今年上海文艺创作的重点扶持项目：在文学方面，重点扶持

革命历史题材、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和长篇报告文学创作；在音乐方面，重点扶持反映时代风貌、具有中国特色的交响乐创作、中国民族歌剧创作，以及有关“中国梦”主题的歌曲创作；在戏剧曲艺方面，重点扶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底蕴的戏曲作品；在电视连续剧、网络剧、广播剧方面，重点扶持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的创作，尤其是反映新时代深入改革开放和时代新风貌的作品；在美术方面，重点扶持有关庆祝中国共产党100周年大型美术创作工程的相关创作，以及反映时代风采等现实题材的相关创作。

为了更好地引领和服务文艺创作主体的创作策划和生产，今年基金会对重大文艺创作选题孵化研发项目的资助，除了舞台创作选题和美术创作选题外，又增设了文学创作选题的孵化研发项目，以进一步推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的长篇文学创作。

为了加大对青年编剧的培养和扶持力度，基金会经专题调研，并报市委宣传部领导同意，从今年起，青年电影编剧项目将纳入下半年度申报受理的“促进上海电影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这一方面可以加大对青年电影剧本创作的扶持力度，同时对青年编剧的电视剧、广播剧和舞台剧创作项目的资助资金和力度也将相应大幅增加。同时，还增加了青年编剧的“创作选题孵化”项目资助，青年编剧计划创作的舞台剧、电视剧和广播剧的选题都可以申报选题孵化项目。

茅盾文学奖得主、作家阿来携长篇小说《机村史诗》来沪畅谈创作：

今日中国乡村迎来的生机，堪称一部伟大史诗

■本报记者 许阳

“一个作家不管聚焦何种题材，重要的是要对语言有追求，对所呈现的对象有一点点超越性。现实主义书写，不是简单拿个DV跟着现实热点跑，或全盘照拍。”日前，知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携长篇小说《机村史诗》六部曲亮相思南读书会，与沪上读者们分享创作经验，并笑着“许下承诺”——只要健康允许，“我会再接着写两本乡村小说，以十年为一个单元，写写新世纪农村的新变化”。

《机村史诗》是阿来2005年出版的小说《空山》新版，由阿来重新拆分命名。有读者形容，《机村史诗》就像“六片花瓣”，由《随风飘散》《天火》《达瑟与达义》《荒芜》《轻雷》和《空山》六本书组成，每部又分别由一部小长篇、事物笔记和人物笔记共同构成。这部以花瓣式架构编织的藏族村庄当代编年史，日前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评论家李敬泽曾说，“《空山》写藏区，阿来按下云头，写了人的世界。人有大有小，但终究都是人，承受着与我们内容相同、但前提和节奏不同的现代历史。画神容易画人难，《空山》比《尘埃落定》难。”

对于文学来说，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

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曾说：“倘若遵照荷马、维吉尔、弥尔顿创作史诗的标准，我们现今已没有可称为史诗的体裁。”但他又在《史诗》批评集中，把《白鲸》《追忆似水年华》和《源氏物语》等作品也纳入了史诗范畴，并重新定义史诗为“英勇地整夜搏斗，拖住死亡天使，以求赢取更长的生命赐福”。作家阿来很欣赏这个说法，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乡村迎来今天的生机，确实也可称为一部伟大的史诗。

如何在小说中呈现这生机中的波澜壮阔？《机村史诗》小说的主角正是一座名为机村的村庄，“机”是一个藏语词的对音，藏语里一种叫嘉绒语的方言里的词，意思是种籽，或根子。在阿来心目中，他写《尘埃落定》《机村史诗》，是下定决心要写出“史诗意味”的；即便这样，写完后仍“觉得意犹未尽”，发现小说中还有部分情节和人物能单独拎出来再写中短篇。

比如《尘埃落定》写了一个银匠，但没有充分展开，阿来念念不忘，后来创作了短篇代表作《月光下的银匠》。“虽然小，但我觉得精致、有趣。”他也很欣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文学也有一点游戏性质”，这不是大家通常理解的玩耍，而是指比较高级的智力空间里的语言切磋。在他看来，如果纯粹追求意义和思想，可以直接研究哲学、历史、人类学等，但它肯定不是小说的首要任务。

小说为什么能够存在？文学有什么神奇的魅力？阿来接连抛出几个问号，他的答案是，文学书写的能力恰恰在于，能够在基本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一个能够超越、甚至是迥异于现实的世界，但又能观照当下。“正如我的写作，不是为了渲染这片高原如何神秘，渲染高原上的民族生活得如何超然世外，而是为了祛除魅惑，告诉这个世界，这个族群的人们也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他们最需要的，就是作为人去生活。”

作家阿来《机村史诗》六部曲，由《随风飘散》《天火》《达瑟与达义》《荒芜》《轻雷》《空山》六本书组成。（浙江文艺出版社供图）

“对于文学来说，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不能离开人。我偏执地认为，小说的深度不是思想，而是体现在情感的深度，体验的深度。”他说，“文学，有文学自己承担和擅长的功能。”

在诗意刚露头时就紧紧抓住，不让它堕入琐碎中

资深编辑叶开说，《机村史诗》在文体探索上呈现出强烈的开放结构，不是封闭的，“开放结构散发的气息，属于活生生的五味俱全的世界，声音、色彩、香味等都交融在一起。”

的确，这部小说以破碎的变动结构对应不断重组的乡村，“花瓣式”本身也成了某种隐喻。“因为这50年中，在乡村，没有一个人或一种人，或一个家族，像长河小说中那样始终处于舞台的中心。”阿来说，“如果我要以变化的村庄为主角，就得随时去追踪那些因时因势成为中心，或者预示乡村变迁方向的新人物。”

“写作中，尤其需要把握的还是文学的诗意，诗意在语言的构建当中自然而然会产生，它一露头就得紧紧抓住。如果诗意一闪一下就消失，就会堕入琐碎的、庸俗的世俗当中，失去了意义。”阿来强调，书写现实的过程中，需要作家从现实中提炼捕捉诗意。“我不反对现实主义，但是我坚决反对把现实主义等同于照相式——拿个DV就跟着人屁股后面拍，要特写有特写，要中景有中景，如果要大全景就放个无人机天上，什么景观都可以看到……但如果文学只有这种亦步亦趋功能的话，其实是文学的自取灭亡。”

小说为什么能够存在？文学有什么神奇的魅力？阿来接连抛出几个问号，他的答案是，文学书写的能力恰恰在于，能够在基本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一个能够超越、甚至是迥异于现实的世界，但又能观照当下。“正如我的写作，不是为了渲染这片高原如何神秘，渲染高原上的民族生活得如何超然世外，而是为了祛除魅惑，告诉这个世界，这个族群的人们也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他们最需要的，就是作为人去生活。”